

吴岩主编

李学武 著

第一辑

大科幻时代



雪天的镜子



出版社



大科幻时代辑

主编

李宇武 著

雪天的镜子



I287.4
15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天的镜子/李学武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12

(大科幻时代)

ISBN 7-5324-4319-1

I. 雪… II. 李…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科学
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648 号

雪天的镜子

李学武 著

施瑞康 插图

柯 意 瓶 子 装帧

责任编辑 汪援越 美术编辑 张慈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9 × 1194 1/48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 1/3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08,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5324-4319-1/I·1781(儿) 定价:8.00 元



总序

自 1991 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电脑、航天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高速发展,世界科幻文学的存在状态也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于 60 年代中期,兴盛于 70 年代中期的所谓“新浪潮”运动,因为过分注重形式、希望获得文学领域的较高评价而钻入象牙之塔,远离了飞速发展的当代现实,而被西方文学界所淘汰。更多的新兴作家,踏着“电脑革命”、“强权更替”和“后现代文化”的硝烟走入前台,成为领导科幻文学创作的先锋。

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研究东西方科幻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创作的人,对祖国科幻文学的未来抱有担心的态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担心导致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可惜的是,在整整 90 年代的十年里,这些论文并未引起学术界和创作界的关心。

终于,这种现象开始改变了。

地处上海市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们编辑了一套中国科幻文学新锐的作品选集,要我为此写个序言,并且向我保证,这是一些与 50 年代“科普型”科幻和 80 年代“社会

SCG 37/20 03

派”科幻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些告别了功利主义、告别了“自卑症”或称“无法进入文学界综合症”的“全新”作品。

我在过去的论文中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分成两个时期,每个时期以一种典型的创作理念作为代表。第一时期是 20 世纪初到 1979 年。这个时期的代表思想是鲁迅先生和一些后继者提出的将科幻作为科学普及的工具。不管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总体看来,它片面地强调使用了科幻文学的某些功能,而忽视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总体特征或作用。第二时期是从童恩正教授提出科幻可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开始到 8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是将科幻世俗化,要展现“现实生活”,“反映现实”。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科幻文学出现了新潮的代表,老作家也进行了多方尝试。第二时期虽然拓展了科幻文学的领域,但更多地,可能是受到西方六七十年代“新浪潮”运动的影响,只能算是对迟到思潮的一种补课。

80 年代中期,一股对科幻文学的否定热潮席卷中国,这种文学门类很快在大众阅读的视野中消失。不论是第一时期的作家也好,第二时期的作家也好,能坚持到 90 年代的,的确已经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科幻文学复兴的期望,明显地,已经寄托在能否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青年文学新锐上。

这批人会出现吗?

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文化部社会教育司当时的司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先生，第一个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他还为此特地在九华山脚下的安徽名城屯溪组织了一次会议。可惜的是，刘先生在随后就患病并离开了人世。

接下来，寻找和培植文学新锐的工作被四川省科协主办的《科幻世界》杂志接了过来，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开展起来。整个 90 年代，《科幻世界》杂志调整自己的定位，放弃将一切期望寄托在劝说老作家恢复创作上，而是大胆地寻找、起用和培养年龄在 20 岁左右的文学新人。

他们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中国科幻文学领域的第三次繁荣时期的到来。在这一时期，涌现于 80 年代中后期的青年作家韩松，其作品以势如破竹之势成熟起来，在探索西方科幻文学的中华精神方面，做出了无可置疑的杰出贡献。刚刚登上文坛的杨鹏、星河、杨平等则以工业化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视角探索科学带给日常生活、甚至理性带去的种种困惑。更加可喜的是，一批女作家的涌入，将女性的独特思维带入了这个充满男性化精神的领地。

在我看来，新锐作家群不同于前两个时代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关系更加密切。最近 20 年，西方科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新返回科学技术。赛伯朋克（或译电脑朋克）派的作品就是一例。如果说赛伯朋克是西方科幻文学中的



阳春白雪，那么下里巴人式的流行科幻文学，如《侏罗纪公园》之类，也将现代遗传工程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幻文学新锐们与科学本身的紧密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现象。

其次，新锐作家由于本身就成长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先天就具有后现代文化的许多特征。比如，在前两期作家十分看重的许多“大叙事”，新锐作家不但不看重，而且往往还颇有微辞。告别“大叙事”，关注“小叙事”，这在许多女性文学新锐的创作中也尤为明显。

第三，新锐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呈现一种自由化的、有时看起来是过分懒散、不负责任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一期二期作家截然不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因为这种对创作“去责任化”和“去神圣化”的自我满足态度，使作品的创作呈现出更多的自由。

第四，新锐作家的相互切磋和影响方面比前两期作家更加频繁。许多作家由于地缘或思想上的接近，已经形成了创作集体，像北京、天津等地的作者就是这样。嘀嗒声不断的电脑网吧或灯红酒绿的各色酒吧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正是因为不断地相互碰撞，才在这些群体中激发了无限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

当然，从总体上，我仍然不认为新锐作家的创作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恰恰相反，除韩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多数人的探索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时代。别的不说，单单在题材的创新上、在文学的

表达形式上、在理解生活的深度上、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特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点上，多数作品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盲目地模仿国外作品，盲目地因袭国外已经过时的“新浪潮”理论，盲目地叫喊“进入主流文学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科幻文学创作的肌体，如果不及时扭转，更大的伤害还将在今后的几年中呈现出来。对于这套选集，我以为也只能算做是对未来新科幻的一种呼唤，而不能当成新繁荣产生的证明。

但是，能出版这一套探索性质的作品选，鼓励科幻文学的创作，提倡科幻文学的创新，其本身的价值远远大于这套丛书中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从书中选的都是—批青年作者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赞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魄力和远见。

谈到少儿社，我想多说几句。

我素来对少儿社抱有敬意。70年代末期，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侯，这个社主办的期刊《少年科学》就发表了文革之后第一篇科幻小说。随后，在中华文化复兴之风于乍暖还寒的华夏土地上微微升起的时候，这个社的编辑们又不辞辛劳地南下北上，凭着自己的真诚和对事业的火热激情，一个一个地使早已搁笔多年的老科幻文学作家重新执笔上阵，写出了时代的新声。在关注老作家的同时，这个出版社还特别关注文学新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青年就是在这个出版社的勤勉挖掘下，才得以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感谢这些默默无闻的编辑们，但愿你们个个身体健康！



感谢这个出版社，但愿你们对科幻文学种族延续的努力能使中国科幻文学再度走向辉煌！

感谢这些提供作品的青年作者，但愿你们能在新世纪中努力发挥出创造力和想象力，给中国科幻文学带去新的希望！

感谢所有购买和阅读这个系列选集的读者，但愿你们能站在新世纪的门坎，瞭望伟大的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和辽阔的远方！

吴 岩

2000 年 11 月于北京



目 录



总 序

1



雪天的镜子

2



一颗孵蛋的树

69



麦田迷宫

94



青 鸟

119



云山沉没

141



深度回忆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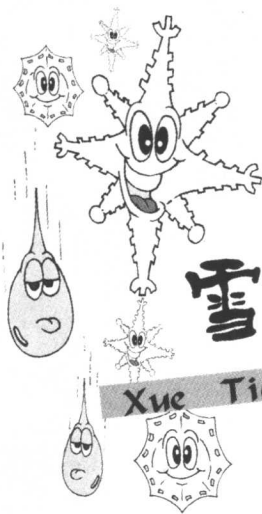


梦 境

169



愿此条路上我们同行。



雪天的镜子

Xue Tian De Jing Zi

2

照不出人影的镜子

好吧,我把全部的秘密都告诉你。

我要说的故事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发生了。怎么对你们说呢?一切就始于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始于那个神秘的黑衣老人对我说出的一连串谶语。

我清楚地记得那日天蓝得不能再蓝,纯净得像是实验室里刚刚配出的无菌溶剂。杨柳已开始吐絮,它们在北方的阳光和风中飘飘悠悠地飞来飞去,像一群刚从魔法学校放学回家的小精灵。正是下午两点多的样子,该上班的都已上班,没有班可上的还在午休,街上静悄悄少人形迹。那个黑衣老人在这午后的阳光中显得异常突兀,他倒

背着手，在我们中学的花墙外荡来荡去，有风吹来，身上那件宽大的黑衫就晃啊晃的，仿佛那里面没有身子，只有一根晾衣竿。他时不时停下来，趴在墙头往里张望——校园被一条主干道分成两半，一半是“回”形的灰色楼房，一半是缀着假山、回廊的绿色花园；灰色的那半书声琅琅，不知哪个班在读外语；绿色的那半笑语盈盈，上劳动课的同学正在花圃里挖坑、栽花。校园古朴、典雅，据说曾是前清一位大官的府邸。据说以前出过几起人命案子：那大官养着一个巫师，看谁不顺眼就把谁变成石头。屈死的冤魂报仇，大官就迷上了赌博，最终输尽家产，吞金自尽（一个好老套的故事哦）。据说校园里有鬼，高年级的住校生曾有鼻子有眼地对我讲，有一天夜里，四个男生在宿舍里打牌，打来打去，桌子上却出现了第五双手。那双手瘦弱、纤细，一看就是双小孩的手，可怜兮兮地伸着，不知是在求助还是乞怜。12点钟声敲过，那手就倏地不见了，不知何处传来一声叹息。这个故事曾吓得我一个月没敢在晚上打牌。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考入这所中学后我发现，这座古建筑里摆的全是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每日灯光一亮，书声一起，再大胆的鬼也该吓得搬家了。

要说学校有什么古怪，那就是这个老头了。一年到头他总是穿件宽大的黑衣，绕着校园转啊转的。他脸上的皱纹极深，东一道西一道不是东非大裂谷就是马里亚纳海沟，若赶上他想心事出神突然自言自语起来或者皱一下眉头，那模样可真能让胆小的女生做噩梦。别看他平日遛弯时总





是盯着自己的脚尖，眼珠都不动一下，可周围一旦没人，他就会像只黑猫一样灵巧地翻进校园，从衣服下摸出把小铲子东挖西挖。保卫多次把他逮住，可我老爸每次都客客气气地同他说上一阵子话，再客客气气地送他出来。三番五次，这老头一点记性也不长。

哦，忘了告诉大家，我老爸就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我叫樊星星，男，13岁，外号贩星星或樊猩猩，上初一。

那天我迟到了——老妈出差了，老爸工作忙，中午不回家，那只岁数可以当我爷爷的闹钟再次罢工，我一骨碌爬起时正好听到客厅里的挂钟奏响了《致爱丽丝》的乐曲——两点了。我扛起铁锹就往学校里跑——下午是劳动课，刚买来的一批花苗正等着我们铺好湿漉漉的泥床。看到那位老人时我心里“咯登”一下——不知从何时起，我把他视做和乌鸦一样的不祥之兆，每次看到他我都要倒一次小霉，不是考试成绩不理想就是上课做小动作被老师逮住。我低下头，急急向校门跑去，可不知怎的，那块黑影就飘到我面前。我惊愕地收住脚步，肩上的锹把险些顶上他的衣服。

“你们在挖什么？”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干涩、暗哑，声带像长了锈：“挖宝么？我劝你们莫要挖啊，我早就给你们校长说了，挖宝是要付出代价的。谁知道它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付出的已经太多了……”

我急着走，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什么挖宝呀，我们要挖坑栽花的，月季、步步高、蝴蝶花，还

有杂七杂八的好多呢。”

老人松了一口气，像是欣慰，又像是有点失望。“栽花，噢，栽花。要是它一定要出来，那必定是天意了。也好，现在学校里的人都懂得多，说不定能道破它的来历……唉……”他自言自语着慢慢离去，我的好奇心却被勾了起来。“哎，哎！”我冲他的背影高喊，“你说的‘它’是什么东西呀？”老人却一刻也不停留，黑衣晃啊晃的，像两只鸦翅，顷刻间就晃过林阴道的拐角不见了。柳絮依然在飞，一团团驮着阳光亮晶晶地晃人眼睛。我愣在那里，总觉得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我不过是在太阳底下打了个盹，其实什么也没发生过。

跑到花圃时我仍有些神情恍惚。同学们都停了手中的活瞅着我乐，乐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他们怎么啦，他们却又假积极吆三喝四地干起活来。班头拍一下我的肩膀，说：“快干活吧！别让‘人家’等急了。”“人家”两个字咬得格外重。

“人家”指的是夏雪天，这次劳动我和她搭档。按某些无聊男生的标准，她长得应该属于“班花”一级人物，可至今也没捞上个“班叶”当当。为什么呢？在我们心目中，“班花”应当特清高，对人，尤其对男生爱理不理的，就像二班刘雨菲的样子。可是夏雪天太活泼，太伶牙俐齿了，到哪儿都“自来熟”，与其让她当花，不如让她当宝——“活宝”。

夏雪天一见我就说：“我把上半截挖好了，剩下的的是你的了。”说完就往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悠





哉游哉地坐下晒太阳。我探头往她挖了半截的坑里一看，不觉暗暗叫苦：坑底是一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的青石板，可真够我挖的。我硬着头皮借来了铁锤、钢钎，低声下气地央求她：“雪天，帮个忙好不好？没人给我扶钎。”

雪天慢悠悠地站起来，冲班头嚷嚷：“喂，班头，我要做好人好事了，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樊星星扶钎，向老师汇报时别忘了提一句啊！”

整个花圃的人都在冲我怪笑。雪天像是在出演什么武侠片一般挽起袖子，“嗨”一声拿起钢钎，而后，把它扔出好远。

“你可真弱智！也不想想，咱这儿是平原，按说不会有石头层的，这块又平又整，我估计肯定是什么人埋这儿的，刨出来就是了，还用什钢钎？”

不是自吹自擂啊，我有一大优点：别人批评我批得有理时我从不顶嘴。当时我二话没说，抗着铁锹下了坑，四面各挖几下后，那块青石板便露出了边缘。

这时，同学们大都完成了任务，围在我们周围议论纷纷：

“花圃里埋块石板，可够怪的。”

“说不定是块碑呢，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字。”

“我觉得下面肯定压着宝贝，别忘了这儿曾是前清大官的宅子，没准能挖出宝贝呢。”

“宝贝”这两个字在我心弦上快速弹拨了一下，我想起了那个黑衣老人，想起他谜语般的话：

“挖宝是要付出代价的,谁知道它想要的是什么呢……”四周忽然暗了下来,抬头看,一朵云正掠过天空。我甩甩头,甩开所有不快的念头,跳上地面,把钢钎一头插进石板下,用力撬了起来。

青石板下张开一个洞,不过并没有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透出道红光或射出七八枝毒箭。几个劲大的男生帮我把石板挪开,一个方方正正的浅坑便露了出来,里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块椭圆形的扁平陶块,上面交织着一些奇怪的花纹。

班头派几个男生“保护现场”,自己一溜烟似的去请历史老师鉴定我们的考古大发现。雪天当然也不闲着,装模作样地掏出采访机要进行“现场报道”——她是校广播站的学生记者。

历史老师赶来后,对我们的“文物”只扫了一眼,就神气活现地把我们教训了一通:“考古是一门科学,是吧?它需要大量的历史知识和考古知识,是吧?你们现在还年轻,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是什么考古发现,是吧?这一来一回叫我的功夫,你们足可以把花种上,回教室里背上两个历史解词了,是吧?……”

我鼓足勇气,问道:“老师,这块陶块到底是……”

他踢了踢我们的宝贝,随口说:“年代可能是20世纪30~40年代,土法烧制,作用可能是夏天用的凉枕。没什么文物价值,拿到早市上或许能卖上个块儿八毛。”

黄昏到来时那些草花们已鲜活活地立在花圃里,在微风中舒展着枝叶。那块曾给我们带来惊